

向火取暖

村庄里,大多数人家现在还保持着围炉烤火的习惯。

冬夜里,我喜欢在晚饭后从村委会步行到附近的村民家烤火。幸福村水多山也多,山上多干枯了的灌木和竹子,果园那些老朽虫蛀的果树,也需要砍下来,所以并不缺柴薪。随便推开谁家的门,坐到火炉边,分享他们生活中的趣事,是我在冬天里最温暖的幸福。聊到酣时,主人会起身泡上几杯热茶,或是端来几个桔子橙子,烤火的人吃着喝着聊得更起劲了。冬夜漫长,有火则短。

我想起我的小时候,还有那扎在大山的家乡。我是在火炉边长大的孩子,对火炉有一种渗入骨子里的情感。简易厨房的土灶,一般是大灶连着小灶。大灶上嵌一口大锅,那是用来煮猪食的。当母亲把它反复地洗刷,准备用来煮东西时,往往就有好东西吃了。逢年过节,用它炒玉米炒蚕豆、做豆腐炸油干、烧水杀猪等,这口大锅浑身的猪潯味消失殆尽,成了香饽饽,我们围着它,口水不住地流。小灶上留有两个灶孔,架在上面的炊具可以是锅可以是罐也可以是烧水壶,为了不浪费柴,一般两个灶孔是做饭炒菜同时使用。烟道的出口从厨房瓦面突兀而出,袅袅的炊烟从里面飘出来,山村就变得生动妩媚起来。灶膛下面用几口砖或条形石块围起来,就是火炉了。

家乡的山,才入秋就寒气逼人。“九月重

阳,移火进房”,家乡火炉里的炉火,每年从九月一直烧到来年春天,因此对柴的需求量很大。家乡人对柴极其看重,老人们常说自古借米不借柴,家里没有柴或柴少的人,会被视作懒人,遭人耻笑。儿女结亲去对方家里探访时,门口柴垛的高低是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。大人们去山里坡上干活时,总不忘顺便带捆柴回来,他们习惯于在平凡的每一天里积攒温暖。山里的孩子也一样,砍柴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。

冬天的寒风,刀一样割得脸生疼,处于农闲的人们便很少出门。大人小孩,来访的邻居,或是偶尔来的客人,围坐在火炉边,男人们喝茶抽烟,女人们埋首做针线活。他们口中的旧事新闻,如同围炉烤火,是最暖人的乡情。

大年夜的火炉更具诱惑。柴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大树苑和硬柴。枝丫八叉的树苑经烧,加上几根硬柴,那火旺的,炙烤得人的额头和腿脚发疼,火光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。平时舍不得动一筷子的腊肉,吊在棱钩上的炉罐里翻滚着。大年夜,母亲仿佛弄丢了节省的毛病,猪脚炖得喷喷香,还不时地往里加板栗和包圪。肉香和板栗香在空气中氤氲。吊在火炉上方的腊肉,正在接受烟火的熏陶。围坐在火炉边的一家人都浸润在一种融融的暖意里。围炉守岁,灯火可亲,那一炉火,是山里农家人的太阳,弥漫着家的温情和欢乐。

火炉只能“安营扎寨”,但火盆就可以随

■喻雪金(通山)

意搬动了,铁铸的火盆搁在几公分高的四方木架上,炉火里的火种铲到火盆里,加上木炭或是茶籽饼,就是一个移动的火炉了。家里有客人来,主人在沏茶之前把火盆往客人身边挪一挪,客人的心就在手脚之前先暖和起来了,通体都是愉悦的。火盆有红火吉祥的寓意,它曾是嫁女儿时的必备嫁妆。我家房子的隔热层上面,就还放着当时陪嫁的火盆,盆架子被漆成大红色,喜庆着。

比火盆更方便的便是火笼,火笼可以随身携带。家乡的火笼极其简陋,一个旧瓷钵,在顶部对称着钻两个孔,再将一根铁丝折成抛物线状,两端插入顶部的孔里固定好,火笼就做成了。火笼的底部放着灰烬,中间放木炭或烧透了的茶籽饼,上面再覆上灰烬。孩子们上学时,把火笼放在课桌下,既暖脚又暖手。

摇火笼是孩子们冬天下课时最开心的事。柴放在火笼上面,手握紧铁丝顶部,卖力地甩起胳膊,速度由慢到快,一会儿柴就开始燃烧,红晃晃的像个火圈,极让人有成就感。摇的时候容易,停下来却是个技术活,速度把握不准,燃烧着的柴就会从高处掉下来,落到衣服上。我的衣服上经常被烧出大大小小的洞,甚至烧着头发,为此经常被母亲数落。

时代在发展,人们的生活在变迁,但村人对火炉仍有万般情结。而那一炉熊熊燃烧着的火,是在外游子心中一缕滚烫的乡愁。



待世间万物亦然。面对挫折与逆境,不再抱怨,要换个角度思考,学学红梅精神,学学党员精神,学学志愿精神,无论环境多苦,只管去奋斗,让自己精彩绽放,剩下的交给时间去评判。

这就是我邂逅的最美冬雪,坚忍而高洁,诗意而温暖!

■周瑞云(赤壁)

光,妈妈常在油灯旁教我们做影子相。把煤油灯放在距墙不远的位置,人在灯前用手变换形状做成形似兔、猪、狗、猫等图影反射到墙壁上,形象逼真,栩栩如生。有时候,爸爸在灯光下教我们唱儿歌,或者讲述一些历史人物和妖魔鬼怪的故事。大家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,那闪烁的火光照亮了我们幼小的心灵。

那时,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较为单调,发电放电影是乡村人气爆棚的集会,热闹非凡,十里八乡的老幼乡亲们打着浸泡过煤油的火把前往观看。前照一,后照七。腿长身高者手举火把走在本湾队伍中、后头,照耀着一行人高兴而出,满意而归。

光阴荏苒,世事变迁。家乡早已实现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梦想,干电池、蓄电(池)宝、太阳能、光伏发电进入寻常百姓家,照亮点煤油灯的历史一去不复返。生活有了电,真的很方便。回忆起煤油灯下的艰难岁月,总感觉那么遥远而又温馨,别有一种情愫,格外令人刻骨铭心。那盏如豆油灯,忽明忽暗,时远时近,一直照亮在我心头,历经风雨沧桑,永不泯灭。

甜甜年粿

■徐向东(通山)

进了腊月门,老家乡下年味香了。脑海时时浮现打年粿热闹场景,勾起童年美好回忆。

小时候,山村偏僻闭塞。家里置办年货全靠老石磨和老石碓,石磨出豆腐,碓臼出年粿。忙时,碓粉人家还得排队,村头碓臼屋里踏碓声伴着说笑声直至通明。家里打年粿,母亲提前精心筹备,选好优质大米和糯米外,还会找家帮手协作,记忆里每次打年粿都是与细娘家携手同行,妯娌俩和和睦睦商量打年粿事宜,一个忙踏碓,一个忙筛粉,两人配合默契,我们一伙毛孩高兴得满屋乱跑,感受一家人打年粿乐趣,偶尔兴致来了,顺便搭把手帮着递壶茶,踏踏碓。不经意间,母亲头发眉毛蒙上白色粉末,演变一副圣诞老人般模样,伴着满屋清香味,笑得双眼眯成一条缝。

祖母忙灶台,备柴火,涮窝底,一边燃灶热水,一边吩咐铺桌摆凳,拉开制作年粿架势。我们显得格外殷勤,或许是嘴馋的原因,早早洗好竹制蒸笼,古铜色梨树桤印已洗漱晾干。母亲制作年粿喜欢趁热“打铁”,食材力求一个鲜字,年粿从出粉、揉粉、搓剂、蒸制,每一环节一气呵成,运用自如。

做年粿揉粉是个体力活,打荇和粉需要力气大的男士来完成,和粉任务由叔父承担,虽说寒冬,叔父穿着单衣上阵,一盆粉下来,大汗淋漓,如同消耗十几里路程体能。看着叔父气喘的样子,我们边递茶,边拎着毛巾擦着额头汗珠。叔父一面和粉,一面风趣地说,男孩子吃不了十年闲饭,等你们长大了,和粉任务交给你们。时间也过得真快,叔父早已到了退休年龄,现居小城颐养天年。

揉好粉就要出剂子,母亲搓剂子动作麻利,白胖胖的粉团捏成成长粉条状,一时半会,眼看长形粉条魔术般变成一个个圆形剂子。一群等候多时的毛孩,手持图纹并茂木雕粿印左右晃动,比试谁的粿印里花瓣宽,花冠厚,鸡腿长,鱼尾肥,图纹新,围坐大簸箕旁说说笑笑。白净净的剂子出来了,毛孩们你争我抢,一双双小手快速将剂子纳入粿印里,伴着粿印与粘板咣当撞击声,年粿携花带叶脱颖而出,摆在簸箕里一圈圈,一擦擦,看上去特别温润喜庆。

蒸年粿时间很关键,时间短了,担心年粿夹生。过去,老家乡下拥有钟表的人家不多,时间很难掌控,祖母有经验,老人家借用祖宗的传统,常以一炷香为准,等年粿上笼时,把一炷香点燃插在灶台上,等到一炷香燃尽后,年粿煮熟出锅了,莫说老方法还真管用。整个厨房弥漫一股香味,母亲手蘸冷水轻柔掀开蒸笼,团团热气四处乱窜,整个空间被暖流包裹着,眼前年粿热气蒸腾,糯糯清香味把鼻子拴得牢牢的,年粿醇醇味道,就是家乡的味道,幸福的味道,也是远方游子牵挂的味道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祖母迫不及待拿出存放多时蜂蜜,新鲜年粿蘸着蜂蜜吃,一口鲜,一口糯,一口甜,乐坏了我们一帮毛孩。祖母喜欢锦上添花,带有雄鸡、鲤鱼、茶花模样年粿栩栩如生,随手把胭脂红搽在鸡冠上、鱼眼里,花瓣边,寓意鸿运当头,年年有余,花开富贵,美美祝愿,眷好吉祥。

而今,父母年事已高,与我们兄弟同居小城多年,很少回乡下打年粿。堂哥洞悉父母生活习性,生活小城当中,怕我们很难遇到打年粿热闹场面,常把老家打年粿过程制作成视频,打粉早就告别了老碓臼,采用机械化加工,省时,省力。厨房里还是往日欢声笑语,喜气洋洋,粿印与粘板撞击声清脆悦耳,灶膛柴火旺盛,一幅幅感人画面,让人记忆犹新。年底堂哥又要捎来年粿与我们分享,父亲常叹年味还是故乡浓。

可喜的是,前两日,小城商务部门举办年货美食节活动,家乡年粿居然评上“十大美食”之一。我仔细端量,年粿具有味醇、馥郁、形美“三绝”,如脂似玉,软软糯糯,老少皆宜,保质期长,送亲戚,送友人,成了市民年货首选馈赠佳品。小城大街小巷包子店,年粿拥有一席之地,有烤制双面黄的,有蒸制双面软糯的,成了地方有名的特色小吃。家乡年粿历史悠久,意味深长,传承着浓厚生活气息和饮食文化底蕴,年粿代表甜美团圆,更是新年的美好祝愿。我再次读懂老祖宗智慧,他们把春意刻记在年粿里,把美好春光让年粿来传递,年粿香,春已至。

春的脚步悄然而至。红梅点点缀枝头,兰花朵朵吐芬芳,家人们迎年忙年乐年的序幕徐徐拉开。火红对联,圆圆灯笼染红家人新年憧憬。此情此景,我也给家人送上两句虔诚的祝福。顺祝,春到福到! 人寿年丰!

诗意冬雪

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新年里的第一场雪,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。就这样静静地,在半夜里飞舞曼妙身姿悄然袭来,拨动了我的心弦。

我趴在窗前,闭着眼睛听万籁俱寂中雪花飘落的声音。白色的雪花,大朵小朵随寒风在漆黑的夜里飞舞,在屋顶,在树梢,在草地悄悄地安放,时而发出“悉碎”的声响,轻轻点缀着这座城市里的每个角落。

我把手伸出窗外,想感受一下来自冬天的馈赠,不承想我的热情把雪花姑娘整害羞了,刚捧在手心里,一溜烟的工夫就消失不见了。我也不敢多驻留,把手缩回窗内,看着即刻化成水珠的雪花发呆。原来不属于你的东西,再怎么强求也挽留不了的。

在寒风加持下,雪越下越大,恣意投掷大地,让原本平静的冬夜,多了几分天籁之音。我突发奇想,若这寒风能多爱雪花一点,多为雪花考虑一下,别把雪花的温柔当成自己肆无忌惮的筹码多好。不然,纵使再好的感情也不会长久吧。

第二天早上,我睁开朦胧的双眼,发现

油灯岁月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家乡鄂南山区尚没有通电,照明都用煤油灯,乡亲们习惯称煤油灯所用的煤油叫洋油。那年月,物资匮乏,不管是吃的穿的,还是用的东西都限量供应,买肉、买布、买米和购买生活用品,全需凭票证到食品所、供销社、粮店排队选购。

煤油属紧俏物资,一般家庭都节约使用,能省则省。简单的煤油灯,大多是利用废旧小油漆罐,或用完的墨水瓶装上煤油,再在盖子上用锉子或錾子凿个洞,然后用铁皮做一根管子穿过洞盖,把棉线或布条制作的灯芯穿过管子浸泡到煤油里,如此做成一盏简易的煤油灯,火柴点燃即可照明。有的在油灯侧边不同方向凿制三根灯管做成吊灯挂在房梁上,点燃后照得夜里的房舍满屋堂亮,效果不亚于今天的大厅吊灯,只是没有奢华的外表而已。有的用铁丝拧成提式或握式把手,便于移动使用。有的用硬纸壳制作简单防风罩以防山风吹熄灯火。年轻人结婚,女方嫁妆里总少不了两盏玻璃煤油灯,灯的外形如细腰大肚葫芦,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齿轮旋钮控制开关把握灯的亮度,灯头四周有外伸爪子固定灯罩。

细水长流,日积月累。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总喜欢把煤油灯的灯芯调到最细处,让黄豆粒般大小的灯光闪闪发亮,家人远远望见倍感亲切、温馨。有的人家为节油,平时吃晚饭不点灯,就着灶炉火苗慢慢吃,一举两得。节日里或客人临门的时候,她们会把灯芯挑大,增大亮度,给人一种热情、大方、豁达、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每逢红白喜事,主人借来马灯或用自制多管煤油灯吊在堂屋房梁下,高灯远照,灯火通明。

小时候,学校要求以村湾组织读书学习小组,每组推选同年级学习组长,负责召集同班同学轮流到各家读书写作业,大家团团围坐在煤油灯下,温习功课,相互辅导。家长对爱学习的孩子从不吝啬,也不在乎点油多少,拿出家中最好最亮的油灯供我们使用。大人悄悄放下手中活计,进出走动轻手轻脚,生怕打搅大伙的学习氛围。长时间的油灯熏照,同学们口鼻难免吸入油烟,往往第二天早起洗脸发觉鼻孔和脸上沾满油污,擦拭过后的毛巾常常染黑洗脸水。有时因为挨灯过近,烫焦头发、眉毛的现象时有发生。

冬天的山村夜幕降临特别早,为打发时